



为柳亚子寿宴所作《祝寿图》

## 榕湖畔的文人背影

□尹汉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提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难”的呼吁。一时间在广西桂林出现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而吸引全国的文化人纷纷来到桂林,在榕湖畔形成了一个文化人聚居地。这些不愿做亡国奴背井离乡的文学艺术家来到桂林,给这座山水环绕、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注入了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一时间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各种报刊、演出、展览……异彩纷呈地出现在桂林,使抗战后方的桂林成为了抗战文化的前沿阵地。

20世纪发生的这场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地域广阔的全面反侵略战争。面对中日力量悬殊的现实,中国必须动员起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才能战胜凶恶的侵略者。而调动起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构筑全体国民抗击侵略者坚强防线的重要途径。故此,战场上进行军事殊死保卫战的同时,一场文化保卫战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的沦丧,使原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怀着对日寇的家仇国恨聚集于桂林,不仅在这里创作了大量激昂澎湃、鼓舞人心的抗战文艺作品,而且还在艰难困苦的战时桂林,留下了许多洋溢着文人情怀的佳话轶事。

1937年,父亲尹瘦石18岁,他在日寇铁蹄踏上家乡时,毅然离家出走,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沿长江艰苦跋涉一月余,到达武汉参加了义勇队。面对山河破碎、流民四野的凄凉景象,他悲愤地创作了《流亡图》,将明末夏完淳“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的诗句题于画上,以激励国人的抗战决心。然而,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他无奈地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辗转于长沙、湘潭、邵阳……至烟溪时,遭遇日机轰炸,伤及颈部及手指,更增添了他对日寇的刻骨仇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颠沛,他于1940年9月来到桂林,受聘于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美术部任研究员。

到桂林后,父亲与熊佛西、叶子夫妇等文化人共同住在榕荫路47号,不久又一同移至榕荫路一处荒园。这座荒园距榕湖只有百步。四周残垣断壁、瓦砾四溢,仍呈现着去岁日机轰炸后的悲凉景象。从荒园的规制可以得知,这原本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宅邸,不幸在日寇野蛮轰炸中化为一片废墟,所幸四围墙壁还算完好,主人依残垣筑起一排简陋的房舍。辉煌不再的劫后荒园,于无声的呻吟中注视着新来的房客。令人感动的是,荒园中的各类植物,却依然不负故宅地在废墟中绽放出勃勃生机。

于此园安顿下来后才发觉,轰炸破坏了原有街道格局,使来访者、信件投递无门牌可寻,颇费周折。时值仲夏,荒园中一株石榴正怒放出一树繁花,灿若云霞,格外惹人眼目。熊佛西见此,欣喜地一拍大腿,即景将此园命名为“榴园”。随即在园中寻来一块劫后余生的木板,擦拭干净,用浓墨写下“榴园”两个苍劲大字,残留着战火痕迹的匾额制成。张于园匾,蕴藉沧桑、典雅雅正。一日田汉先生来榴园,佛西先生向其索联,田汉望着满园翠柳、火红石榴,挥笔写下:“热似榴花犹照眼,淡如园柳助描眉。”并附跋:“秋日榴园,君既未能免俗,予亦何妨强作解人。按该园不知谁氏故宅,经轰炸后,瓦砾成堆而林木繁茂,犹可想见盛时,今得嘉客,风月有主矣。”自此,荒园不但有名,更添新联,成为桂林文人的雅集之所。

于战争漂泊中得以暂时安定,让身心疲惫的父亲格外珍惜。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徜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榕湖,寻访历朝遗迹,研读名人碑刻,泛舟烟雨漓江,探幽阳朔胜景……画下大量写生,潜心创作出一批作品,于1942年1月,假桂林乐群社举办了第一个画展,画展得到了桂林文化界的好评。从一幅当年的留影中看到,时年23岁的父亲,与朋友一起站在画展门口,脸上洋溢着淡定自信的神情。

这一年6月,从香港脱险的柳亚子先生来到了桂林,一家人暂时栖身在榕湖旅馆。父亲仰慕亚子先生已久,遂登门拜访,两人见面一开口,同为吴语,格外亲切。亚子先生家乡吴江,父亲家乡宜兴,两人是隔太湖相望,共饮一湖水的同乡。年长父亲32岁的亚子先生,欣喜地望着这位年轻的同乡,一老一少,相谈甚欢。烽火离乱之年,告别沦陷的江南故乡,相遇在异地桂林,两人心中自有一番离愁感慨。



1942年1月,尹瘦石在桂林乐群社举办画展

父亲为表达对先生的仰慕之情,为亚子先生造像。亚子先生观后,非常欣赏,遂赠诗一首:阳羨溪山君入画,吴江风雨我惊魂。如何异地同漂泊,握手漓江认浪痕。自此,两人成为了亲密的忘年交。桂林期间,父亲与亚子先生过从甚密,诗画交往,相谈至深。兴致勃发时,还以小酌助兴。一次对饮,二人怀念起锦绣江南故乡,感叹彼此生命漂泊际遇,先生不禁起身,展纸运笔,以诗人的幽默,戏谑地写下“酒徒画丐”四字。父亲见字,不禁哈哈大笑,诙谐地将这四字就作为自己居所斋名,请亚子先生马上题写。亚子先生欣然提笔写下“酒徒画丐之屋”,并在旁附跋:“瘦石尹子吾吴阳羡人也,嗜酒工画,久客漓江。余亡命南来,遂与相值,属题其所居如右云。”投笔落座后,两人面对此幅,欢声中不禁感慨万千,随再次举杯,将离愁别恨,尽付酒中。

与亚子先生相处中,先生渊博的明史知识,为父亲开启了以抗击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的创作。在亚子先生指导下,父亲以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史可法、文天祥的史迹,创作了《郑成功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史可法督师扬州图》《文天祥正气歌画意》等历史题材绘画。亚子先生看了《郑成功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激情澎湃地在画上题写了一阙《满江红》: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真国士,延平赐姓,麀兵战烈。组练展旗南渡水,艤楼夜醉秦淮月。奈棋差一子局全输,攻心切!

父亲将画绘制完成,请亚子先生审视。先生看后,非常满意。在画前沉吟片刻,气魄恢弘地在画上题诗道:踏破蜻蜓斗大州,齐襄九世复吾仇。当年军国争雄霸,此日齐民破苦囚。死士应尊秋水壑,生王迟斩裕仁头。狂游好与山妻约,早割侯官署拜楼。豪放诗情,回荡在画里画外。朱蕴山看过此画和亚子先生的题诗,对亚子先生的豪迈激情钦佩不已,附诗云:老骥犹存伏枥思,横流沧海感离舟。樱花自有红时节,莫道英雄跃马迟。

1942年10月,传来了弘一法师圆寂泉州的噩耗。熊佛西先生特约请西山寺住持巨赞法师为其主编的《文学创作》写一篇悼念文章,文章发表后,巨赞嘱佛西先生,将稿费留作为亚子先生祝寿之用。然而各位文友等不及亚子先生生日,提议在榴园举行上圆夜宴。是日,柳亚子、佩宜、田汉、安娥、端木蕻良、李白凤、秦似以及住在榴园的熊佛西、叶子、王羽仪、尹瘦石共11人聚于榴园。父亲为增添节日气氛,用一把旧伞的伞骨,制成一盏彩绘宫灯,高悬于园中,又用几只瓶子充作烛台,燃起红烛,布置于榴园四周,使夜幕中的榴园莹莹烛火,遥遥宫灯,充满诗情雅趣。一尾鞭炮鸣过,夜宴开席。酒过三巡,父亲起身宣布道:今夕上元夜宴,为巨赞上人做东,值此良辰美景,怎可无诗,下面请各位文友联句赋诗。父亲率先出句:红烛双烧夜,榴园耀佛光。酒如滴水满(田汉)春意暖山阳。文字千秋想(亚子)因缘百世长(端木蕻良)联手上层元(安娥)联袂烟花忙(秦似)……

山会(别山,为张同敞之字,以纪念明末矢志不移抗清、壮烈殉节的瞿式耜、张同敞二公。田汉得知后,决定为这两位英勇赴死的烈士写一部《双忠记》剧本。为此,他潜心研读明史及二公生平事迹。甚至在日寇空袭时,于防空洞中还借微弱灯光,手不释卷地专注看资料。在熟读二公史料后,他胸有成竹地很快写出了四幕剧的第一幕,随即送给剧团开始排练。为使演员深刻了解瞿、张二公的精神,他特意将演员们召集起来,以富有感染力的生动讲解,将兵部尚书瞿式耜、总督张同敞率领桂林军民不畏强敌英勇守城,城池陷落,瞿式耜平静地端坐在衙门中,誓与城池共存亡。张同敞得知后,毅然只身泅过漓江,两人相对而坐赋诗唱和,共勉坚贞的英勇行为,激发演员的爱国激情。第一场戏排练得非常顺利,在排练期间,田汉又神速地写出了后面三场戏的剧本。

山会(别山,为张同敞之字,以纪念明末矢志不移抗清、壮烈殉节的瞿式耜、张同敞二公。田汉得知后,决定为这两位英勇赴死的烈士写一部《双忠记》剧本。为此,他潜心研读明史及二公生平事迹。甚至在日寇空袭时,于防空洞中还借微弱灯光,手不释卷地专注看资料。在熟读二公史料后,他胸有成竹地很快写出了四幕剧的第一幕,随即送给剧团开始排练。为使演员深刻了解瞿、张二公的精神,他特意将演员们召集起来,以富有感染力的生动讲解,将兵部尚书瞿式耜、总督张同敞率领桂林军民不畏强敌英勇守城,城池陷落,瞿式耜平静地端坐在衙门中,誓与城池共存亡。张同敞得知后,毅然只身泅过漓江,两人相对而坐赋诗唱和,共勉坚贞的英勇行为,激发演员的爱国激情。第一场戏排练得非常顺利,在排练期间,田汉又神速地写出了后面三场戏的剧本。



1944年4月23日,摄于广西秦堤。柳亚子(前坐二排右二)、尹瘦石(前坐三排左二)

父亲聆听了田汉的讲演。瞿、张二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强烈地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盼望着早日读到田汉的完整剧本,以便开始绘画创作。一天他来到田汉的住处,看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眼前的田汉,正在激情四溢地奋笔创作,为了节省誊写时间,他竟在蜡纸上直接写作。刻字笔在蜡纸上划出强有力的声音,喷薄而出的一行行文字,好似跳动的烈火,以燎原之势在蜡纸上推进着。写好一页,即交人付印,一个下午,田汉便将后面三场剧本写完了。

父亲阅读了田汉墨迹未干的剧本。眼前浮现出瞿、张二公坚贞不屈的身影,耳畔响起《双忠记》,一张张以祥云和翻飞的凤凰。证书中央依次排列着——证婚人:柳亚子;介绍人:田汉、熊佛西;主婚人:王羽仪、阎宗临。每人签下名,郑重地钤上朱红印章,使这张手绘证书,蕴藉风雅又充满庄重,将这场举办于园中的婚礼,不仅印着时代的痕迹,更将战争中中国文人的乐观情绪与生命期望留存下来。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时隔30多年的1981年,父亲带领中国书画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竟然在多伦多街头与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池宝华不期而遇,阔别30多年的两人,相遇瞬间,竟然同时认出了对方。池宝华邀请父亲一行到家中做客,激动地将珍藏完好的父亲手绘结婚证书拿出,呈现给大家观赏。父亲手捧当年友谊的见证,感慨万千地望着头发染霜的池宝华,两人仿佛又回到了抗战时的桂林。他拍了张照片,将记录着那段战争岁月的结婚证书又带回了中国。

1942年,李济深等人在桂林发起成立了别

山会(别山,为张同敞之字,以纪念明末矢志不移抗清、壮烈殉节的瞿式耜、张同敞二公。田汉得知后,决定为这两位英勇赴死的烈士写一部《双忠记》剧本。为此,他潜心研读明史及二公生平事迹。甚至在日寇空袭时,于防空洞中还借微弱灯光,手不释卷地专注看资料。在熟读二公史料后,他胸有成竹地很快写出了四幕剧的第一幕,随即送给剧团开始排练。为使演员深刻了解瞿、张二公的精神,他特意将演员们召集起来,以富有感染力的生动讲解,将兵部尚书瞿式耜、总督张同敞率领桂林军民不畏强敌英勇守城,城池陷落,瞿式耜平静地端坐在衙门中,誓与城池共存亡。张同敞得知后,毅然只身泅过漓江,两人相对而坐赋诗唱和,共勉坚贞的英勇行为,激发演员的爱国激情。第一场戏排练得非常顺利,在排练期间,田汉又神速地写出了后面三场戏的剧本。



1944年4月23日,摄于广西秦堤。柳亚子(前坐二排右二)、尹瘦石(前坐三排左二)

父亲聆听了田汉的讲演。瞿、张二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强烈地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盼望着早日读到田汉的完整剧本,以便开始绘画创作。一天他来到田汉的住处,看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眼前的田汉,正在激情四溢地奋笔创作,为了节省誊写时间,他竟在蜡纸上直接写作。刻字笔在蜡纸上划出强有力的声音,喷薄而出的一行行文字,好似跳动的烈火,以燎原之势在蜡纸上推进着。写好一页,即交人付印,一个下午,田汉便将后面三场剧本写完了。

父亲阅读了田汉墨迹未干的剧本。眼前浮现出瞿、张二公坚贞不屈的身影,耳畔响起《双忠记》,一张张以祥云和翻飞的凤凰。证书中央依次排列着——证婚人:柳亚子;介绍人:田汉、熊佛西;主婚人:王羽仪、阎宗临。每人签下名,郑重地钤上朱红印章,使这张手绘证书,蕴藉风雅又充满庄重,将这场举办于园中的婚礼,不仅印着时代的痕迹,更将战争中中国文人的乐观情绪与生命期望留存下来。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时隔30多年的1981年,父亲带领中国书画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竟然在多伦多街头与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池宝华不期而遇,阔别30多年的两人,相遇瞬间,竟然同时认出了对方。池宝华邀请父亲一行到家中做客,激动地将珍藏完好的父亲手绘结婚证书拿出,呈现给大家观赏。父亲手捧当年友谊的见证,感慨万千地望着头发染霜的池宝华,两人仿佛又回到了抗战时的桂林。他拍了张照片,将记录着那段战争岁月的结婚证书又带回了中国。

1942年,李济深等人在桂林发起成立了别

朗姆迦,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是20多年前的1995年。那时,我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读书。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听说家乡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有一位中国远征军女兵,在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历经九死一生的战争磨难之后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是当时知道的中国大陆唯一幸存者。那一刻,我就决定一定要找到她,写写她。暑假,我回到家乡,怀着敬畏和崇敬之心终于辗转在合肥找到了她。她的名字就叫刘桂英。那年,她已75岁,与我父母是同龄人。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我知道了遥远的印度有一个地方叫朗姆迦。

朗姆迦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北部,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波涛滚滚的恒河正好把它夹在中间。20世纪初叶,那里荒无人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殖民者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庞大的战俘营,曾关押过两万多名从北非战场转来的意大利战俘。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十万将士出征缅甸,配合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由于盟国英军在关键时刻为保存自己逃往印度,没有积极配合作战,导致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惨死胡康河谷竟然达3万多人!部队在杜聿明的带领下,撤退到印度北部的朗姆迦——这里已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负责,变成了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基地。刘桂英所属廖耀湘新编第22师竟有4000多人被野人山的瘴气、瘟疫吞噬,是转战缅甸两个月战场死亡人数的两倍!部队花名册上有的整整连覆没,无一生还。新五军军部惨得只剩下1205人,杜聿明差点成了光杆司令。而在刘桂英未归队前,部队花名册上“性别”一栏竟没有一个“女”字,她的名单已被列入“死亡花名册”。刘桂英告诉我,走出野人山让她体会到“死亡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护士刘桂英爬出野人山的消息在朗姆迦传开后,立即成了新闻人物,前来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师长廖耀湘和夫人黄伯容女士亲自请她去家中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还特地从重庆赶来为她画像,表达敬意并赠一张给她留念。最让她感动的是,部队领导特别批准她和我一起患难走出野人山的恋人在朗姆迦结婚。在朗姆迦的日子,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自由和平的天空飞翔。1943年农历九月初七,她在印度朗姆迦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竺兰”(印度古称“天竺国”)。10月,远征军将士擦净身上的血迹,踏着一年前战友留下的累累白骨,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于1945年1月取得了胜利。让刘桂英终生遗憾的是,反攻野人山的战斗因为有了小女儿未能参加。反攻胜利后,她抱着女儿,回到了阔别3年的祖国。

采访结束后,我撰写了报告文学《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先后在《女友》和香港的《紫荆》杂志发表。那一年正好是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几十家报刊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武汉一位姓马的老先生看到后,用毛笔小楷一笔一划地将原文抄写一遍寄给了刘阿姨,阿姨又转赠给我。许多读者写信给我,表达对老前辈的敬意。北京的冯新先生在得知我是一名军校大学生后,致信我“为民族立了功,是做了善事,做了积德的事”。至今,这些来信,我依然珍藏着。又过了10年,2005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包括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在内的许多媒体找到我,顺利采访了刘阿姨,在全世界引起更大反响。那一年,阿姨第一次荣获一枚由政府部门颁发的抗战纪念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给自己的创作立下一个愿望,以刘阿姨走出野人山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就叫《遥远的朗姆迦》。2008年我开始动笔并完成了3万多字,却因接受另外的写作任务,只好搁置下来,直至今天。

因忙于工作和生计,近10年来,我与刘阿姨少有联系。即使每年春节回故乡探望父母,也都是从北京直抵安庆,没有时间到合肥停留,心中总暗暗地觉得对不起阿姨,默默祝福她健康平安。因为阿姨与我父亲都在怀宁县教育系统工作,后来又同在“反右”斗争和“文革”中受挫,因为我的文章,他们之间曾有过书信往来。写下此文的这天,我与阿姨通了电话。95岁的老人家,听力已经不好,但声音还是那样洪亮,对20年前的采访以及我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记忆犹新,话里话外对我这个晚辈仍心存感激。电话中,当她得知我父母都已离世,非常悲伤;得知我刚刚出版《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时,非常高兴;同时她为国家在9月3日举行胜利日阅兵并给老百姓放假一天,非常喜悦。她还激动地用怀宁乡音告诉我:“今年政府还要为活着的抗战老兵颁发奖章,我可能也得到一个。”浓浓的乡音之外,我完全能感受到,一种无比幸福的笑容挂在她那满是沧桑的脸上,我知道那就是慈祥,那就是宽容。

哦!遥远的朗姆迦,对于刘桂英阿姨来说,那是她的再生之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苦难之殇;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作家的文学之梦。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下转第6版)